

## 第三十六段 西子廟二美識面 自芳館兩人含情

瘦翁既至羅浮親訪梅氏，猗猗一心專向梅郎，無復留意秦生。而芷馨則思念秦生，前情刻不能忘，謂猗猗曰：「從前那秦相公才貌雙絕，老爺既有相攸之意，到有見識，於今辭了現在的又去訪梅相公，真是自惹煩惱。」猗猗曰：「此是正理，芷馨你如何這樣說？」芷馨曰：「正理固是正理，我怕這梅相公的事有些荒唐。」猗猗曰：「怎麼有些荒唐？」芷馨曰：「從前說梅相公已到西冷來了，如何在西冷四路尋訪卻無蹤跡，可見這個到西冷的信息已屬荒唐；這個信息不真，則梅相公未娶的信息亦未必真，即從前梅家來書亦未必是假。老爺今到羅浮，設若梅相公已娶奈何？若其已娶，小姐既不能歸梅相公又無處再覓秦相公，豈不兩下落空了？」猗猗聽罷，長歎無語。時辛夷花開，猗猗因口佔一絕云：

閑愁無語對東風，萬緒百端寫莫窮。

不解花神頻擲筆，有何春怨慣書空。

芷馨聞猗猗吟畢，亦愁眉無語。

卻說桂蕊每求山嵐為訪雪香蹤跡，杳不可得。桂蕊曰：「梅郎此時諒必已回羅浮去了，但他從前來時應該有人知覺，何都說沒有姓梅的到西冷來，莫非梅郎本未到西冷來？那松、竹在銷魂院所說是誑我的？」心中疑惑不定。一日，謂山嵐曰：「想梅郎此時已回羅浮去了，欲煩父親到羅浮走一遭，親見梅郎，言兒下落。」山嵐曰：「從前賈遁翁也欲尋訪梅郎，不知他可同去否？我到西子廟對月鑒說，叫他問一聲；倘賈遁翁也去，我便好同他去。」桂蕊曰：「這也好。」山嵐遂到西子廟來，時月鑒遊終南已歸，山嵐將約遁翁同到羅浮的意思告知月鑒。月鑒曰：「遁翁已到羅浮去了，想此時將要轉身，山翁不必再去。」山嵐聽說，意乃中止，歸謂桂蕊曰：「賈遁翁已到羅浮去了，不日梅郎當與偕來，我可不必去得。」桂蕊聽說乃罷。

一日，桂蕊對山嵐夫人石氏曰：「聞西子廟甚是幽靜，孩兒閑坐無聊欲去看看，以消愁悶。」石氏應允，遂同桂蕊出門。時值二月天氣，桃花初放，桂蕊見花生感，行路之間，口填《千秋歲引》一闕：

綠滿支頭，紅稠屋角，一帶夭桃開灼灼。武陵何處春無主，崔郎不至花空落。幾日風，幾日雨，總愁著。無奈不逢傳書鶴，無奈不逢填橋鵲。回首風流委溝壑。當初漫留巫岫語，而今誤我秦樓約。睡昏昏，情脈脈，幾拋卻。

填畢，再行不數武，即至西子廟。

桂蕊與石氏同人，則先有麗人在焉，蓋即蘭猗猗也。時猗猗亦因春悉難遣，與芷馨同游廟中。桂蕊一見，暗暗稱美；而猗猗卻瞻仰西子神像，不覺有桂蕊至。芷馨見桂蕊亦凝眸注視，寂然無語。猗猗忽念桂蕊贈雪香詩末二句云：「不遇范公全晚節，西施誰與泛湖遊？」桂蕊聽得，暗思曰：「這是我贈梅郎的詩，這個美人怎麼知道？」因念第三韻，曰：「空含蕩婦三千淚，少嫁商人一段愁。」猗猗聽見，亦暗思曰：「這是桂蕊贈秦生的詩，我這西冷怎麼也有人曉得？」回頭看見桂蕊，著了一驚，因念這西冷竟有如此美人，遂進前與桂蕊為禮，問桂蕊曰：「敢問尊姓？」桂蕊曰：「姓山。」猗猗指石氏問曰：「這位是誰？」桂蕊曰：「是家母。」桂蕊接問曰：「姊姊尊姓？」猗猗曰：「姓賈。」指芷馨問曰：「此位是誰？」猗猗曰：「小婢芷馨。」桂蕊暗思曰：「我聞賈遜翁有女，才貌雙絕必是此人。賈遜翁尋訪梅郎必是欲把此女許他，但我贈梅郎的詩，不知他從哪裏知道？」欲待問個明白，這廟中不便說話，因對猗猗曰：「久慕姊姊才名，今日一見，奚啻三生。姊姊如不嫌棄，此去寒舍不遠，請到家中一敘。」猗猗曰：「尊府何處？」桂蕊曰：「西去十餘家。」猗猗曰：「離寒舍亦不遠。」桂蕊曰：「尊府何處？」猗猗曰：「東去二十餘家。」桂蕊曰：「也算得是鄰舍了。」猗猗曰：「我觀山姊人物秀美，吐屬風雅，真是有才貌，相隔不遠，何以寂無聲稱？」桂蕊曰：「如姊姊才美貌美，方能藉藉人口，似我曾何足道；且我是從羅浮新搬來的，就居未久，妍媸俱無人知。」

猗猗聽說是從羅浮搬來的，遂悟及從前父親說梅郎未婚，是個新搬來姓山的說的，莫非就是此女之父？我欲問梅家實信，諒這女亦必曉得，乃謂桂蕊曰：「寒舍有個自芳館，是我一人所居，頗屬幽雅，姊姊若不嫌棄，可到舍下一遊。」桂蕊曰：「我方邀姊姊到舍下，姊姊又欲邀我去，到底依哪個的是？」芷馨曰：「我家自芳館真好春色，還是到我家去好。」桂蕊問石氏曰：「母親去否？」石氏曰：「偶爾相逢，怎好輕造？」猗猗曰：「這個無妨，家父已到羅浮去了，家下祇有老母，正好與姊姊談敘談敘，老奶奶何必不去走走？」石氏曰：「家下無人，孩兒你同賈小姐去，我先回家。」桂蕊應諾，石氏獨去。

猗猗與芷馨偕桂蕊到家，見了池氏，池氏亦甚愛桂蕊，敘了半時寒溫，猗猗遂引到自芳館來。

桂蕊果見滿園春色，玩賞一會，遂到廊中敘禮而坐。猗猗曰：「尊府既是羅浮搬來的，可知羅浮梅氏名如玉、字雪香者否？」桂蕊曰：「與有瓜葛，如何不知？但姊姊家住西冷，去羅浮甚遠，怎麼也知這姓梅的？」猗猗曰：「亦有瓜葛。」說罷，以目顧芷馨；芷馨會意，乃問曰：「從前有人傳信，說是梅相公已娶，後又聞令尊老爺說是未婚，不知誰真誰假？」桂蕊曰：「實在未婚。」因問猗猗曰：「姊姊許字哪家？」猗猗低頭不語。芷馨曰：「尚未。」桂蕊笑曰：「令尊欲訪梅郎是為姊姊婚姻否？若姊姊得配梅郎，倒是天生就一雙美人。」猗猗含赦。芷馨曰：「我家老爺原是此意哩。」桂蕊謂猗猗曰：「姊姊在西子廟所吟之句，是從何處得來的？」猗猗曰：「去年有個姓秦的客人，在我這館隔牆作寓，去後遺下詩稿一卷，被芷馨拾得，稿中有這首詩。」桂蕊曰：「是羅浮詩妓桂蕊所贈否？」猗猗曰：「正是桂蕊所贈，姊姊何以知之？莫非認得桂蕊？」桂蕊曰：「我不認得桂蕊，但此詩已傳遍羅浮，故我知這首詩。」猗猗曰：「那桂蕊與姓秦的甚是有情。」桂蕊曰：「依姊姊說，這姓秦的其中不無疑竇？」猗猗曰：「有何疑處？」桂蕊曰：「我在羅浮聞桂蕊此詩即是贈姓梅的，不聞有個姓秦的。」猗猗曰：「果是贈姓梅的否？恐姊姊所聞有誤。」桂蕊曰：「我之所聞非誤，祇恐姊姊誤了。」猗猗曰：「這人明明姓秦名諧晉，現有詩稿一卷在這裏，我何得誤？依姊姊說實在是贈姓梅的，或者秦生愛桂蕊這詩雜入稿中，也未可知。」桂蕊自思：「我這贈梅郎詩並無一人知得，豈復有他人雜入稿中之理？他說的秦生莫非就是梅郎，但梅郎無故改姓更名，這又令人不解。且索全稿一觀便知是與不是。」乃謂猗猗曰：「姊姊說秦生有詩稿遺失在此，請借一觀。」

猗猗遂命芷馨將所贈雪香詩稿拿出，遞與桂蕊。桂蕊接來一看，便曰：「這些詩都是那姓梅的所作，姊姊說是姓秦，誤矣。」猗猗曰：「姊姊何以知都是姓梅的詩？」桂蕊曰：「梅生詩稿我曾看過。」猗猗曰：「既是梅生，何以改名秦諧晉？」桂蕊曰：「梅生

不知是何緣故。」猗猗曰：「稿中所載松翠濤、竹嶼谷卻是何人？」桂蕊曰：「是梅生契友。」又曰：「桂蕊所贈鴛鴦圖姊姊見否？」猗猗曰：「亦遺失在此。」遂命芷馨出圖相視。桂私語曰：「昔日寫此以贈梅郎，今日梅郎復贈美人，這幅鴛鴦圖倒是個連環套。」猗猗隱約聞之，謂桂蕊曰：「姊姊說些甚麼？」桂蕊曰：「不曾說甚麼。我想這詩稿及鴛鴦圖，不是遺失的，是有意贈姊姊的。」猗猗低頭不語。芷馨曰：「真的是遺失的。」猗猗曰：「姊姊與梅生未必無情。」桂曰：「何情之有？」猗猗曰：「不是有情，梅生的事怎這樣清悉？」芷馨曰：「不管有情無情，有意無意，各人寸心自知。」三人相視而笑。

復坐談一會，桂蕊辭去。猗猗曰：「與姊姊坐談，可以終日忘倦，何遽言別？」桂蕊曰：「相見不遂，姊姊若不嫌棄，自有得侍朝夕的日子。」猗猗曰：「於今既屬相知，姊姊可時來舍一接清談。」桂蕊漫應之，遂命畹奴送之而去。

---

[返回 >> 梅蘭佳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